

勝利前後的奇事奇聞

喬家才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郭履洲的水上大戰

三十四年春，戴笠先生親赴東南，加強忠義救國軍戰鬥部署，區分為三個作戰指揮區。阮清源為浙滬區指揮官，郭履洲為溫臺區指揮官，張為邦為副指揮官，鮑步超為杭郵區指揮官。

溫臺區指揮部設於瑞安的王壺，轄中美合作所第八班訓練裝備完成的教導第九營，營長陶鳳威；教導第十營，營長吳公達；教導第十一營，營長洪竹筠；獨立第一支隊，隊長崔傑；特務大隊；水上大隊。

當時福州陸地不通鐵路，交通不便，在敵人戰略上不很重要。敵在太平洋節節失利，美軍先後收復瓜加林島、安尼威吐克島、塞班島、關島、馬尼刺。在中國大陸上發動第四次長沙會戰，長衡失守，危及西南。實際已成強弩之末。三十四年六月上旬，福州敵獨立第六十二旅向北撤退，經連江、羅源、寧德、霞浦、福鼎，到達浙江邊境。永嘉敵黎岡支隊主力經瑞安南侵，迎接北上敵軍。六月九日會師平陽，共同北竄。

溫臺區指揮官郭履洲根據情報判斷，敵必乘

夜橫渡瑞安以南的飛雲江。但飛雲江既無橋樑，又無船隻，數千名敵人渡江，勢必等待徵集渡船。江南岸有一榨油廠、一碾米廠，敵一定會作為休息場所。於是選出勇敢而長於游泳的官兵十幾人，背負爆破器材，潛渡飛雲江，將炸藥地雷埋在這兩個廠內，定好爆炸時間，退回北岸，密切監視。日落後，敵軍陸續到達，等到午夜，轟隆數聲，相繼爆炸。

敵人長途跋涉，疲勞不堪，正在酣夢中，遭遇突變，驚惶萬狀，不但炸死許多，惶亂奔波，自相踐踏，亂槍齊發，也死了不少。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戰鬥，敵人沒有看見我們一兵一卒，死傷慘重，肝膽俱裂。

六月十六日敵獨立六十二旅和黎岡支隊殘部抵達永嘉，旋即渡過瓊江，繼續北竄，黎岡支隊留一大隊死守永嘉，以防我軍尾追襲擊。郭履洲事先已買通留守部隊的翻譯官，協助我工作人員將定時炸彈埋設在中山公園附近敵大隊部內。同時陶鳳威率教導第九營，胡公達率第十營，洪竹筠率第十一營，由西南分三路進攻永嘉，以定時炸彈爆炸為訊號，同時向城內敵人猛攻。十八日

臨晨，炸彈爆炸，三營同時猛攻，敵不敢抵抗，倉皇從東門逃走，夜間渡江，狼狽擁擠，溺死不少，這就是「中華民國大事記」所記的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「浙東國軍光復永嘉」。

永嘉的黎岡支隊的留守大隊撤退時，以一百多人從瓊江順流而下，向濱海的銅頭撤退，企圖誘我軍追擊，使主力安全北撤。郭履洲料敵機先不受欺騙，窮追主力不捨。駐銅頭偽軍大隊長陳榮博，早已秘密編為溫臺指揮部的水上大隊，敵人並不知道，打算到達銅頭後，依賴陳榮博。陳已接到郭指揮官電令，相機殲敵，於是陳榮博率水上大隊排列岸上，敵人以為歡迎他們，毫無戒備。等到敵人登岸，亂槍齊發，擊斃百人，生擒三十多人，無一倖免，我們不傷一兵一卒，又是一次全勝。

當黎岡支隊的留守主力渡江北竄時，郭履洲指揮官命獨立第一支隊長崔傑，速往舟山率第一、第二兩大隊，馳往椒江北岸埋伏，準備截擊北竄敵軍。獨立第一支隊係經溫臺指揮部秘密收編的舟山部隊，第一大隊長陶志山，第二大隊長李謙益，這次奉命出擊，奮勇異常。追擊部隊待敵

渡椒江時，收復海門。渡江敵軍遭我獨立一支迎頭痛擊，傷亡慘重。但陶李兩大隊尚未經中美班訓練裝備，武器太差，不但不能將敵全部消滅，反而傷亡一百多人。可知現代戰爭，戰志固然重要，而武器更為重要。

追擊部隊收復海門以後，立即渡江，滙合獨立一支隊的一二兩大隊，繼續向北追擊敗退敵軍。原駐寧海的敵軍出城掩護迎接，黎岡殘部才進入寧海。我追擊部隊分別佔領寧海西郊的尙教寺，東郊的東門頭，居高臨下，向城內敵人猛攻。但敵人砲火熾烈，我軍缺乏重武器，無法繼續攻擊，乃退到寧海西南的桑州，敵乘勢出擊，因桑州地形於我有利，敵不得逞，退回城內。第二天敵人無條件投降。

敵人投降，郭履洲奉戴先生電令，迅速開往浦東，會合張為邦潛伏川沙、南匯一帶的部隊，相機進駐上海。溫臺指揮部的部隊由海門分乘水上大隊集中的三十多艘帆船，冒惡劣天氣北上，梅樂斯笑謂中國唯一的海軍。北上船隊，以特務營分乘三艘帆船為先頭部隊，達到臺州洋面，遇從福州撤退的敵機帆船一艘，載敵兵一百多人，突向我發砲，孫營長乘坐的指揮船的三桅被擊斷兩桅，舵手也中彈墜海。士兵死傷十幾人。我軍砲火射程不遠，無法抵抗，乃冒險靠近敵船，集中火力還擊，敵傷亡慘重，祇剩四十六人，被我全部俘虜，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次海戰。

在蘇北的共產黨新四軍，企圖乘機佔據上海，郭履洲在海上接到戴先生的命令，轉往蘇北，防止共產黨部隊南下，遂在啓東登陸，遭共產黨

部隊襲擊，激戰三晝夜，終被我軍擊退。又十月間共產黨粟裕所部，以四圍圍攻崇明，縣長沈宏達急向副指揮官張為邦求援。張率孫新民營馳援，戰鬪激烈，將粟裕所部擊退，會合南匯餘衆，分乘帆船二十多艘，逃往蘇北，長江以南的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才被肅清。

徐州偽軍保衛徐州

抗戰進入第八年代，敵人雖在中國戰場上，作垂死的掙扎，到處蠢動；而太平洋上，美國海空軍聯合反攻，步步緊逼。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美軍登陸塞班島，七月九日完全佔領。十日登陸關島，八月九日完全佔領。八月三日突襲小笠原羣島，九月八日美國海空攻擊菲律賓日本海軍，擊沉日本兵艦八十九艘。三十四年一月九日登陸菲律賓呂宋島，三十日登陸巴丹半島，二月四日克復菲律賓宿務馬尼拉。十九日登陸硫磺島，三月十六日完全佔領。四月一日登陸大琉球，五月十六日佔領那霸。

再看日本本土被轟炸的情形：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國空中堡壘從成都起飛，轟炸日本八幡；八月十日美國空中堡壘轟炸長崎，連日轟炸日本本土。十一月二十四日轟炸東京，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美機千架轟炸日本東京，二十五日一千八百架再猛炸東京，這樣陣容嚇壞日本人的膽。三月十日又襲東京，投擲凝結汽油彈一千多磅；使東京工業區全成火海。十一日炸名古屋，十三日炸大阪，十六日炸神戶，投擲燒彈二千五百噸，四月十八日炸九州及四國，日本軍閥已經無法

招架，工業區被摧燬，生產停頓。

戴先生看到日本軍閥已經窮途末路，戰爭快要結束，為加強對已經策反成功的偽軍確實掌握，並防止戰爭結束時，共產黨乘機強佔城市，有派遣有聲望的大員赴敵區聯繫的必要。在豫皖蘇一帶的偽軍，裝備好，戰鬥力強，和正規軍差不多，大部份是馮玉祥的舊部。張子奇在國民黨軍待過，和這些人都有交情，是最理想的人選。不過抗戰初期，因拒絕敵偽接收天津電話局，敵人恨之入骨，他再去敵區，危險性很大，戴先生不好意思派他前往，而又找不到比較合適的人。

「我到重慶，幾年以來，不論公私，蒙你照拂，愛護備至，無以為報。」張子奇知道戴先生有意要他到敵區跑一趟，為他的安全問題，不好意思開口，自動去和戴先生談話：「祇要你認為我替你到敵區跑一趟，可以達成任務，而又沒有其他適當人選，請你不必為我擔心，雖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「你代表我到敵區跑一趟，再好沒有了。」戴先生聽張子奇願意到敵區跑一趟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，非常感動。立刻站起來，和他握手，說道：「我立刻簽報委員長，由財政部暫調你別處服務。委員長會召見你，你可以準備一下。」

不到一個星期，張子奇就蒙委員長召見，並且要他早日動身。出發前一天，戴先生在棗子嵐壩激慮為他餞行，由主管華北工作的馬漢三作陪，戴先生說：「你這一次到敵區安撫偽軍，不祇代表我，也是代表委員長。你對他們說話，就等於我對他們說的話，也是委員長對他們說的話。」

所以，你這一次到敵區辛苦一趟，作用很大。可以告訴他們，一旦日本投降，戰爭結束，政府對他們會有一個妥善的安排，最要緊的，要穩定他們的情緒。」

後來談到戰爭結束後的華北問題，戴先生說：「將來坐鎮北平的人選，我看閻百川先生最理想，就怕他自顧不暇，抽不出隊伍來。因為山西共產黨的力量相當大，問題也相當麻煩，恐怕他也離不開山西。」

張子奇飛到西安，西北區派科長薛仁安陪他赴敵區，負責拍發電報，和後方聯絡。原打算從河南南陽進入敵區，因敵發動豫西鄂北大戰，此路不通，孫殿英派在西安做聯絡工作的譚松艇建議，繞道第二戰區，由孫殿英派人到孝義迎接，比較安全。

張子奇路過晉西隰縣，閻司令長官說：「日本已經筋疲力竭，沒有辦法再打下去，戰爭可能很快結束。」

「那麼我這一趟到敵區沒有必要了？」張子奇說。

「不然！」閻長官說：「你還是要去的。委員長和雨農的看法是對的，僑軍必須好好安置，否則，畏罪潰散，流竄地方，會出大亂子。如被共產黨拉過去，更不得了。正因為敵人打不下去，才更顯得重要。」

張子奇把戴先生對未來華北，最好由閻先生坐鎮北平，說了一遍，閻先生說：「我能不能收復太原，都毫無把握，那裡談得到去平津呢？如果山西不保，平津就失去屏障。所以，比較輕重

利害，我得先保山西。」果然不出戴先生所料。

孫殿英派的副官已在孝義等候，張子奇和薛仁安換上孫殿英部隊的軍裝，拿着孫殿英的護照，乘同蒲車到達榆次改乘正太車到石家莊，再乘平漢車到新鄉。平漢路沿線各車站，經美軍轟炸，已經不成樣子。敵區民謠：「火車沒頭，汽車沒油，日寇要走，漢奸發愁。」

這一次張子奇要看的僑軍：新鄉孫殿英，商邱張蘭峯、徐州郝鵬舉、揚州孫良誠、蘇州任援道、安慶吳化文。汪偽組織把江蘇省分割為兩省，南部仍叫江蘇省，以蘇州為省會，任援道任偽省長；北部叫淮海省，以徐州為省會，郝鵬舉任偽省長。

張子奇到達蘇州，住在任援道公館，計劃好會同忠義救國軍突襲南京，活捉幾個日本高級軍官，然後退往游擊區，任援道派任西平赴重慶，向戴先生當面請示。張子奇還沒有離開蘇州，任援道接到日本特務機關通報：「張子奇奉重慶政府命令，潛來京滬活動，希嚴加防範，設法查拿。」任張相顧大笑，可作抗戰之一小插曲。

張子奇折返徐州的第二天，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徐州有日本僑民一萬人，如喪考妣，惶恐萬分，沿街嗚嗚大哭，東西堆在街心燃燒。過一天，我飛機投下委員長以德報怨文告，日人才消除恐怖，恢復秩序。

共產黨新四軍行動迅速，日本投降第二天晚上，開始圍攻徐州，郝鵬舉負責堅守，但日軍司令官板田藉口已經投降，不協助郝鵬舉抵抗。張子奇着郝告訴板田：「你身為日軍司令官，眼看

共產黨來殘殺你們的僑民，而你却以投降為遁詞，不加保護，不予抵抗，能對得起你們的天皇和僑民嗎？」板田才協助郝鵬舉保衛了徐州，沒有落到共產黨手裡。

劉方雄找今井武夫

二十八年秋天，劉方雄在香港做過日本人今井武夫的工作，來往了兩個多月，建立了相當關係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午夜，戴先生在昌化縣湯家灣浙江行署，打電話給昌化河橋忠義救國軍調查室主任劉方雄，怕被人竊聽，戴先生囑咐他，用江山話通話。

「你和岡村寧次的副參謀長今井武夫還有聯絡嗎？由誰來負責聯絡？」戴先生用江山話問劉方雄。

「自從今井武夫做了岡村的副參謀長，就已聯絡上了，由曾政忠負責。」劉方雄用江山話回答。

「今晚九時重慶廣播，日軍有無條件投降消息，你應立刻準備，一俟敵軍投降證實，須以最快速度，趕赴京滬杭三地，辦妥三件任務：

(一)利用你和今井武夫的關係，當面告訴岡村寧次：『他如讓共產黨侵入京滬杭三地，我國將視他為罪大惡極的第一號戰犯。反之，如他能將京滬杭地區保持得完完整整，移交中央軍接收，不但他的戰犯問題，由我戴某人完全負責，我政府並將優予厚遇，不使他稍受委屈。』此事關係極為重要，我大軍遠距京滬，而陳毅和劉伯誠兩部重兵，則密邇京滬。倘岡村不計及戰犯後果，

不負責任，則共匪欲謀京滬，如探囊取物，祇有利用你和今井的關係，才能使岡村對你代表我講的話，深信不疑，講話的態度要嚴肅誠懇，語氣要堅決肯定。

(二)用忠義救國軍名義，印製紡綢委任令一百張，携往京滬杭沿線，無論偽軍或游雜部隊，一律視其槍支人數，委以相當的職銜。並在委令後面註明「軍事委員會京滬杭地區軍事特派員劉方雄經辦」字樣，表示你對他們負責，以堅其信心。」

「目前和我們已有聯絡的幾部份偽軍，我在決心勝利以後，將對他們難以擺佈，現在還再去收羅偽軍嗎？」劉方雄很不以為然，插嘴提出他的疑問。

「你真是書獃子，不知緩急輕重。在敵軍投降後，我們勢必立即掉轉槍口，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叛亂。這些偽雜部隊，我們如不立予安撫羈靡，他們必將投入共產黨，為虎作倀。其間盈虛消長，豈可以數字計算嗎？」

(三)一旦勝利，我們原在京滬杭地區的工作同志，即將從地下鑽出來，尾巴翹起來，暴露身份，到處亂來。你要儘可能召集他們，嚴加警告，有此行為者，我將嚴懲不貸。要叮囑他們，繼續潛伏，以擔當今後重要的任務。」

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，晚上戴先生又在浙西淳安電話詢問劉方雄：「日本已正式投降，吩咐你的三件事，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「一切都準備好了，」劉方雄回答。
「趕緊動身，越快越好前往南京。」

劉方雄經臨安、餘杭向杭州兼程前進，因為沒有汽車，行動較慢，二十一日中午抵達杭州，果然不出戴先生所料，柳子厚已經自封官銜，掛出招牌，劉方雄趕緊把戴先生的命令轉告給他，囑他取消招牌，繼續潛伏。二十三日到上海，二十五日借曾政忠到達南京，逕赴岡村總部。

「你為甚麼不早來一個星期？」今井武夫看見劉方雄非常高興右手握住他的手，左手扶住他的肩膀，很懊惱地說：「假如你二十一日陪我飛往芷江，我就不會受那麼多的委屈了。」

「我急需要和岡村見面，轉達戴先生的命令。」劉方雄說。

「岡村長官因事赴滬，戴先生的命令，可由我轉達，絕對遵從，決不有誤。」今井回答。

劉方雄傳達戴先生命令以後，補充說道：「我在上海聽說，日軍有零星携械向共產黨投誠的，請設法制止。同時我由滬來京，看到鐵路沿線秩序混亂，治安不好，尤其常熟到鎮江一帶的電線桿被共產黨攔腰鋸斷。在中央軍未到以前，應請日軍負責規復，嚴防共產黨蠢動。」今井表示立即下令照辦。等到二十七日劉方雄由京返滬，京滬路沿線，日軍戒備嚴森，秩序治安，大有改進。

關於偽軍方面，劉方雄曾予寧波偽三師謝文潮、偽稅警團熊劍東、宣興丁蜀山、偽大隊楊彥斌等十幾個部隊的番號，囑他們負責維持治安，防範共產黨侵入。

十月間，戴先生命令劉方雄和郭履洲，將他所委京滬沿線的偽軍部隊，造冊移交江蘇省政府

主席王懋功接收。戴先生很感慨地說：「當初我要你收羅他們，現在又要你把他們交給王主席。王主席無非給他們幾個錢，把他們的槍枝一收，讓他們各自散去，為害地方，給共產黨造機會，擴充力量，遺禍胡底，我真欲哭無淚。」

抗戰勝利實未勝利

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，正是抗戰勝利以後，第一個中秋節。戴先生為了肅奸，處理漢奸案件，奔走各地，不暇暖。前一天，剛從上海回到重慶，中午參加全局同志聚餐，慶祝中秋佳節。戴先生乾了好幾杯酒，興緻很好，向大家講話，說明抗戰勝利以後的真實情形，非常重要，據李世鈞記憶所及，戴先生說：

「抗戰勝利了嗎？並沒有。如果大家認為真的已經勝利，會死無葬身之地。我早就同大家說過，日本人不足畏，抗戰必勝，我們的真正敵人是共產黨。從前共產黨還沒有成為大氣候，我們剿匪，一直剿了六七年，都沒有消滅了他們。現在他們藉抗戰而坐大，對於國家統一，威脅很大。」

我們知道，八年抗戰，共產黨祇在太行山平型關附近，和敵人打了一仗，他們就宣傳為百團大戰。此後，他們看見日本人就跑，敵人走了，他們再來。打着抗日招牌，實不抗日，却專門偷襲抗日的部隊，在北方吞併了張蔭梧、朱懷冰、秦啓榮等抗日武力。新四軍在南方，專門打國軍，襲擊忠義救國軍。

因為對付共產黨，比打日本人困難十倍百倍

我們今後的責任，要比以前更加困難，更加艱苦，能說是已經勝利了嗎？就我們的責任說，祇能說奮的告一段落，新的更困難的剛剛開始。今後我們的工作怎樣做呢？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應當從三方面進行：

(一) 抗戰結束，敵人佔據的點線我們接收了，可是共產黨佔據的面，我們並沒有接收。我們的地方組織，地方行政都不行，要想接收面，並不簡單。面既不能接收，我們的點線就必然遭受共產黨威脅破壞。因此，不但在北方的平漢、平綏、津浦鐵路都不能通車，其他地區也將遭受破壞。所以，維護交通，是我們今後最大的責任。我已呈准委員長，將我們的忠義救國軍、別動軍改編為交通警察部隊，負責維護交通。這樣才是名正言順，善盡職責。

(二) 國軍打了八年仗，疲累不堪，需要休息，需要整補訓練。那又怎樣對付共產黨呢？經我們策反的偽軍將近百萬，他們對國家、對抗戰，有罪無功。現在要他們對付共產黨，保衛國家，用來洗刷偽軍恥辱，必然全力以赴。所以，這百萬偽軍，我們必須善為運用。試想，如果不是靠這些偽軍負責保守各個城市，我們接收能這樣順利嗎？能不為共產黨佔領嗎？偽軍是對付共產黨的一股強大武力，我們不能疏忽。

(三) 肅奸工作是為整飭國家綱紀，保持民族氣節，不能不做。這項工作，為甚麼又落在我們的肩上呢？因為祇有我們才能完成這項任務，除我們以外，別人很難做到。但是漢奸問題不能單靠法律解決，有時還靠政治來解決。我們知道，好

些漢奸怕我們，同時也相信我們。許多人等着被我們逮捕，那就是對我們信賴的表現。他們相信我們忠於國家，相信我們紀律嚴明，會給他們一個公道，不會過份苛刻，也不會胡來。」

三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戴先生又手書告內外全體同志說：「吾國抗戰，固已得到勝利，但盱衡國內外之情形，吾人如不能把握此緊張之局勢，加倍努力，勇往邁進，則此勝利之戰果，不久必歸於夢幻泡影，我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矣！」戴先生並不是杞人憂天，他殉職後，僅僅三年，不幸而言中，中華民族真的遭到萬劫不復，我們能不對他的先見之明，看得遠大，衷心歎服嗎？

別動軍包頭戰賀龍

日本投降以後，被共產黨佔據的第一個大城市，就是張家口。因為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，切斷平綏路交通，使綏遠形成孤立，也鼓勵了共產黨攫取綏遠的野心。如果綏遠省落到共產黨手裡，他們從陝北到東北，就可以通行無阻，對他們未來的叛亂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第十二戰區傳作義的部隊，在抗戰末期，沒有打過甚麼仗，士氣低落，顯得兵力單薄，成為最容易攻擊的部隊。共產黨看清楚這種弱點，來個先下手為強，集中大軍，由賀龍指揮，進軍綏遠。十一月下旬，已經將綏遠各縣佔據，以十萬大軍包圍歸綏，而以兩萬人圍攻包頭。包頭不守，歸綏就成了孤城。當時第十二戰區主力集中歸綏，包頭由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防守，祇有何文鼎的殘部六百多人，李守信的蒙古軍一千多人，

未經訓練的新兵兩千多人，和中美第四班訓練的別動軍五百多人。所以，能够作戰的部隊，不過兩千多人，以對抗十倍的敵人，的確很吃力。董其武打算放棄包頭，於夜間突圍，退往後套。

「你絕對不能出城去！」察哈爾省主席馮欽哉得悉董其武的企圖，立刻去告訴他：「一出城去，不但包頭完蛋，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。現在城裡幸好有五百多中美班的學生，如果你善於運用，這五百多名學生。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。」

陝壩中美班學生編成的別動隊，由隊長景震泰率領，景震泰山西安邑人，係同盟會景梅九的姪兒；馮欽哉係萬泉人，因為同鄉關係，對於別動隊的情形相當清楚。他認為中美班學生志氣高昂，訓練有素，武器精良，完全自動，敵人不容易接近，是一支防守力量極堅強的隊伍，所以勸董其武全力防守。

董其武接納了馮欽哉的建議，決心保守包頭，將別動隊分成兩部份，一部份配合蒙古軍和何文鼎部憑城牆防守，一部份作為總預備隊，配備十輛大卡車，甚麼地方情況緊急，立刻開上去增援。別動隊作戰，敵人不到有效射程以內，決不開槍，一旦開槍，彈無虛發。敵人攻城，犧牲很大。最後攻破蒙古軍防守的城北角一個缺口，衝進城內一千三百多人，佔領了城內三分之一地區，情況相當嚴重。但是因為總預備隊堵住缺口，敵人的後續部隊進不了城，敵人的戰果無法擴大。

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，衝進城裡的一千三百多個敵人，被殲滅了三百多人，打傷兩百多人，俘虜了七百多人，全部解決。城外攻城部隊

，犧牲慘重，又被內外隔絕，賀龍圍攻不下，祇好解圍撤退。中美班的學生傷亡也達六七十人。不到一個星期，敵人捲土重來，於十二月三日，二次又來圍攻。守包頭的部隊，經過第一次包頭保衛戰，完全勝利，士氣旺盛，信心百倍，再沒有把賀龍放在眼裡。而寧夏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師剛好抵達扒子補隆，經過城裡城外夾擊，賀龍狼狽而逃。他以十倍兵力圍攻包頭，沒有結果，不敢再攻歸綏，一夜之間，包圍歸綏和佔據綏遠各縣的共產黨部隊，全部撤走。

包頭保衛戰的最大成就，不在保住包頭，擊退敵人而已。而在傅作義的部隊，因而士氣大振，不再畏懼共產黨的軍隊，成爲以後幾年，剿匪的精銳部隊，傅作義也做了華北剿匪總司令。

別動隊後來改爲交警十三總隊，景震泰爲總隊長，成爲華北剿匪總部的王牌，最得力的部隊，會解圍大同，保衛保定。

懷仁堂上最後遺言

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）二月下旬，戴先生到了北平，指導北方的工作。三月十三日飛往天津，轉往青島。離開北平以前，十日上午八點鐘，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總理紀念週，有好幾百同志參加，這是戴先生最後一次講話，成了最後遺言。他一再勉勵同志們確守革命立場，要有犧牲決心，保持光榮歷史。

「我們同志有幾千幾萬人，在工作上，有共同信守的原則，有共同一致的綱領，有共同的任務，有共同的目的。效忠國家、效忠領袖，堅定

革命信念，確守革命立場，是我們共同信守的原則。如何共同的行動，達到共同的任務，共同的目的，這便是共同綱領。共同綱領是由於吾人之思想、言論、生活、行動決定出來的。一方面顧到一般生活性能，如何才能達成任務，所以由思想精神表現於生活，由個人之任務達成共同工作目的，一切生活都是爲達成目的而來的。吾人要有苦幹苦守、任勞任怨，犧牲奮鬥的精神，這也是包括在共同綱領以內的。吾人不能有自私自利，升官發財的心理，不能爭權奪利，好大喜功，如此吾人的生活才能冒險犯難，前仆後繼，始終不渝，有刻苦奮鬥的精神表現，凡此均是我們的共同綱領。」

「我們十幾年來所表現的如何？因爲我們有共同信守的原則，不成功即成仁。由於諸先烈犧牲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。對死難的先烈同志，我們如何繼承他們的遺志，完成革命的任務，這是我們的責任——成功成仁，在我們有沒有犧牲決心。犧牲的決心，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。」

「凡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，要有堅苦卓絕的精神，不同流合污，不敷衍，不妥協，不馬虎，不自欺欺人。無論甚麼事，必須誠心盡力而爲之。」

「我近來時常檢討反省，我個人的成敗不足惜，但是將如何對得起已死的先烈？我必須繼續先烈的血，同志的汗，隨時隨地督導自己，怕落伍，怕墮落。所以，現在每週一件事做不好，就心不寧，睡不安，食乏味。這不是別的，就是因

爲我自己所負的責任，不容許我馬虎。因此，每到各處的時候，總是找機會各與同志以至誠至切的心情，披肝瀝膽的向大家報告，拿必須遵守共同的綱領，切囑各位同志。」

軍統局和戴先生的處境，非常遭人妒忌。因爲軍統局的成績好，遭人妒忌，因爲軍統局的力量大，更遭人妒忌。國民黨內部如此，黨外的共產黨，更是既怕且恨，造謠攻擊，無所不用其極。

「有人告訴我，說有人要取消調查統計局，叫我設法轉圜，我便一笑置之。每次全會（中全會）都有人反對我們，照理我要在中央有所說明。但是每次全會，我即離開中央，因爲功過毀譽，爲有識者所共睹，不用吾人多所解說。看看今次全會如何？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委，我堅持不就，就是因爲爭權利，不配做革命者。」

戴先生不怕人家打倒，只怕自己不進步，不打自倒。他說：「現在共產黨因爲要找本黨的缺點，也因爲我們對黨忠實，當着抗戰勝利的時候，要打倒我們（所謂特務）。此種情勢與當年是一樣的。我不知道甚麼叫打倒，甚麼叫取消，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，官僚腐化。如果這樣下去，人家不打倒，自己也會倒的，所以我時刻所想的，是如何保持光榮歷史，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。」

「今天我告訴大家，本團有不可磨滅的基礎。但是工作技術，關係工作的成敗，却要徹底改革。現在的問題：

(一)自己本身問題，因爲中國革命的成功，是

為四萬萬五千萬人，祇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，唯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中國革命。所以三民主義之成功失敗，即大家之成功失敗。以我們的工作決定我們的前途，我們無敵無友，服膺三民主義者，就是我們的朋友；反對三民主義者，就是我們的敵人。我們個人無主張，一切唯有秉承委員長的意旨，埋頭做去，國家才有出路，個人才有前途。

(二)就目前團體組織情勢論，不僅要改組，也要改進。總之，團體工作是少不了的。因為我擔當領導任務，因此必須告訴各位幹部同志，不是人家打倒我們，是我們如何才不被人家打倒。本團體有領袖的愛護，先烈的犧牲，我們有革命的信念，奮鬥的精神，當前的問題重行動，就是幹的精神，腳踏實地的埋頭前進。有此種幹的精神，怕甚麼？還有一句話，中國革命運動是從內外交迫中來的。有人說我們升官發財，我們不升官發財！請看如何？總之，現在打倒與否的關鍵，在我而不在人。

(三)所謂綱領，最重要的，是中國之好壞，即我們的好壞。大家應把握這一點，頂要緊的還是我們本身的健全與進步，現在許多同志落伍，精神頹廢，生活腐化，意志容易動搖。各幹部同志如何挽回頹風，以先覺覺後覺，負起領導責任，教養勸勉他們，愛護他們。要愛護部屬，首先要愛護自己，檢討自己，勉勵自己。以誠摯的態度教育同志，時刻以父母抱孩提的心情，看待他們。如果幹部同志都這樣做，青年同志一定會好的，可惜無人注意這一點，大家該知道，同志雖壞

，仍要盡勸勉責任，必需仁至義盡，以此精神，以此態度，沒有人不進步的。如現在有許多失業者，這即是政治未盡責任。本團體的同志不好，也正是因為幹部同志對其未盡教導勸勉責任。今天風氣的壞，工作的不夠，乃是由於幹部未盡責任；也就是說，如果大家都誠心盡意，互相督導，互相勸勉，決不致如此。

這一段話，諄囑諄咐幹部，多麼懇切。他希望幹部同志們覺悟，擔負起責任，無異是遺囑，把整個團體，交付給幹部。假如各幹部同志能够遵照戴先生的最後遺言，精誠團結，則戴先生雖然殉職，十萬同志仍然大有可為。可惜，正如戴先生所說「無人注意這一點」，不但不能夠團結，甚至自相殘殺，是非常可悲的。

最後詳細指示工作：「華北必須掌握幾個都

市，如北平、天津、滄州、濟南、保定、石家莊。要求得交通安全，必須工人安定，針對共產陰謀。所以，必須在同志中選擇思想能力優良者，將他們安置進去。現在大家都忙，要分別輕重緩急，如拜候長官，當然是禮貌的事，但對長官更好的禮貌，是在求工作成績的表現，不應祇在形式上去恭維。再說到辦事處（北平），是承上啓下的，應把下級工作同志的能力考察清楚，外勤同志的錢比內勤多，然後工作才能做好，好的留，壞的去，對外聯絡技術上自然需要，頂要緊的還是內部的整理。我們作特工的人，前後左右，都要顧到，工作比人事重要，自己隨時研究，隨時把握，督導勸勉，今天把大原則告訴你們，負責人把到外面聯繫的精神，用到整理健全內部，工作一定會做好。」

中外文庫 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夫人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書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要目有：俺爹爹。父親軼事二三則。俺娘。紀念母親。回憶奶奶。紀念大哥。先兄道鄰事略。哭三哥。紀念三哥。羅馬三年。哭父親等篇，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原文及譯文各三篇另珍圖照多幀，蔣復璁先生序，定價台幣捌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